

南
雷
集

二

吾悔集題辭

吾母五子唯不孝親孔 先忠端公殉節之後室如懸磬
不孝支撐外侮執掌家塾吾母課龍畝省康寧婚嫁有無
棺槨重復無一日之暇壬午冬吾弟皆以受室食捐繁多
遂別長春然夏稅秋糧猶不孝一人辦之際此喪亂競是
流離身挽虎車投足無所由是家道喪失吾弟復去其三
霜露晨昏兼井一人魚菽取備鮮道莫構吾母猶然憐余
之辛勤也凡居憂者以喪服爲之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
爲之實不孝行之半年而一病支牀氣血中稿親友遂引
禮經有疾七十二條來相勸勉不孝姑息從之惶恐無地
自念養生送死多少不盡分處未嘗不痛自勉強而悔其
有所不能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就謂禮三日不食吾悔
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也夫子春之悔悔其
過乎禮也余之悔悔其不及乎禮也同一勉強也若似乎
余之情實子春之情偶然其偶者一悔而即實而余之實
者蓋終身悔焉而未有已也

吾悔集序

已未冬吾師樂淵先生以及門之請出南雷文舉役斯大
斯大敬受手輒付梓踰月先生有太夫人之變哀號獨慕
幾不欲生四方人士乞銘問序質疑者踵接于門先
生泣血辭曰吾何以文爲哉來者惻惻若失斯大曰此非
求文時也姑待之既先生治藝畢求者益來先生意豁曰
吾何以文爲哉斯大間進曰居喪不交誠是也雖然先生
於太夫人之卒也含飲之事無不親之其憂也窅窅之事
無不親之禮所稱必誠必信弗之有悔者先生是矣今
光城已封桑主既耐禮善居喪之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
酒食肉處于內太夫人年九十先生已七十有一準之於
禮先生亦得自寬又禮三年之喪對而不問今諸君求而
先生應之準之於禮與荅問等也且觀諸求文者非昔之
忠臣義士卽今之老成賢哲也非經義之討論卽理學之
辯難也先生于後先人物臧否素定經義理學夙有成書
此不遇隨意拈毫便已因物肖形人人飽德非如他人之
待于研求也若是則爲文亦無妨于哀慕先生而固辭之
將使忠義之激烈老成之典型埋沒于庸妄之俗筆而質
疑考道者亦無由頓啓其迷其于世道人心沉屈何可勝
道先生爲身計獨不爲世道人心計耶于是先生意少解
乃于棘後次第書之得如于首斯大請刻爲南雷續文案
先生呼然曰吾悔之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其情樂正
子之言也吾于此有同慙矣遂以吾悔名其集康熙壬戌
冬十月門人萬斯大百拜識書

吾梅集目錄

南雷續文案

卷第一

先妣姚太夫人事畧

青詞

萬里尋兄記

山菴詩

葉公六桐改墓誌

汪魏美墓誌銘

陳定生墓誌銘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謝臯羽年譜序

輪菴語錄序

卷第二

叙陳言揚句股遞

汪氏三子詩序

題張子遊卷

題海昌六老圖

卓母錢孺人墓銘

雪中卽事詩

歸途雜憶詩

靈隱詩

大雪野祭詩

張仁菴大學說序

馮雷仙詩義序

過黃孚先小樓詩

過諸九徵書舍詩

張心友墓誌銘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黃醒菴府君傳

陳叔大四書述序

章格菴先生行狀

卷第三

張元帖墓誌銘

卓子孟墓誌銘

吳處士墓碣

諸敬槐墓誌銘

脚氣詩

徐忠襄神道碑

高古處墓表

卷第四

李杲堂墓誌銘

鄭平子壽序

翁元語錄序

熊兩殷行狀

王義士傳

唯岑塔銘

鄭玄子述

唐氏家譜序

二欠詩

吾悔集卷之一

南雷續文彙

男百藥較

先妣姚太夫人事畧

先妣姚太夫人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故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詔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卽不孝宗義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葵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洹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羣婦承巾奉簪羣婦皆視一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羣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卽寓議論時事燭累見版僮婢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壘無失候覩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荷風波靡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

父拊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義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撫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轉輿之問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窺下烟辱之任加於婦嬖一等王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槨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電窻之事惟一婦是辨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千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義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願功名可以戾笑致太夫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鍼招搖白下嚴郡周仲取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果宗義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樞宣城沈壽民大鍼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取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遠果及義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從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從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中流離轉徙屹屹靡有定

言銘此幽石知義說之不妄也

青詞

人窮反本疾痛則必呼天情至無文悲悲自能敘苦伏念
先母太夫人二十三而為命婦三十三而稱未亡五載宛
陵不聞聲於衙舍兩年都下長嘔泣於封章遽夫李固名
掛飛章范滂身橫獄戶太夫人哀祈宛轉慘此夕之孤星
行哭懷愴距黃泉之一線毀巢破卵之下女嫁男婚迫
沒產之餘養生送死心力俱盡淚痕未乾二十年驚錫之
門庭風波無已四十載流離於道路喪亂孔多七婦皆亡
五子維二皇天后土鑒此青燈散帷之心枯雨寒松兀然
天崩地裂之日壽登九十九上帝不錫以三齡年倍四三先
公只得其一半相依母子永隔幽明痛割何言請求無路
家禮不作佛事向似未經痛癢之言吾母日誦金剛豈敢
遽改萱親之道禱安螺銀白沙裏之北堂常念光明和靖
豈非儒者爰集勝侶用翻龍藏清梵悠長儼慈音之在週
瑞容端好望鳩杖今來臨固知散花之現定行皎月之路
生前荼苦已滅於電光至性霜寒不隨乎薤露

萬里尋兄記

居其間與村郊之婦女持橐束繼而立塵起疾呼以通須
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
起日誦金剛經一卷編單置會孫小孫孩於膝口授唐詩絕
句一二首暇則述閨闈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
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為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
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
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屢舉
之後復遇憂巢辛苦再立之戶編編經風雨一生與艱危
終始即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一節而太夫人上書
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為名士舉賜子似伯仁之
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
堂東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
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
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過於帷帳一年廬
墓其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不孝宗義葉氏陝西按察
使憲祖之女宗炎娶徐氏叙州知府某之孫女繼馮氏宗
會娶梁氏總戎某之女繼劉氏貢生應期之女宗毓娶宋
氏連山知縣德洪之女宗彙娶姚氏孫男十四人百藥教
教百行正誼教起百祿百家百乘教訓百儀百法百度百
城百易孫女八人曾孫十七人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
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戴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
瞿稼軒朱文肅孫碩庸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周仲駟
徵君沈翁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數十年以來不特先
友已盡即不孝知交亦且零落淪謝立言君子唯考信前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
外踰十年不歸府君竟祈夢請卜之適夢蚌鼓之間茫然
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城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
可至乎踞屬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止東西南
北幾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迴都大邑
吾畫屢迴都大邑必得兄矣于是製紙數千繕寫其兄里

樵人爭路下前村暮色已橫荒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築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

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言

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

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達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葉人

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為司成趙文毅

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

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借計吏登已未進士

第授新會知縣為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為

先忠端姻姪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

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之叙殿工隨例加級

公寓一條衛衙逆奄建祠適與之隣眾議屬公監工公從

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

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為卿所諧

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簪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

守順慶遷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泰政分守建昌公駝車

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盡銓

部同官自相參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

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為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

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為人浩

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

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為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樹

墻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賈公

系年貌為零丁所遇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

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瘴洞八

角蠻腹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

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問

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為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

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

道州傍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廟置金路旁伯震過之

見拿而心動曰此吾鄉之拿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

曰號江黃廷聖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

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

於道州府君辛挽之而歸楚人高其義稱伯震為黃來稱

府君為小來望其復來也府君因其聲轉之別號為小雷

云事在宣宗之世三楊當國朝廷人物固多光明俊偉而

草野之中猶能敦朴愷悌識道理感誨詐相沿成俗若府

君者雖不可以時代為限然非盛時風俗之美亦不能阜

紀如此也獨怪為人子而所遭不幸間關路頓求父求母

者簡策不絕書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

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江河日下兄弟之情日淺安

安茶粥菽草蕭瑟以路人之愛惡愛惡其兄且不可必則

夫棄捐頭髓不避驚濤峻坂之險者較之求父求母者不

更難耶義叙府君之事不禁涕泗之橫流蓋傷時也

至孫郎埠山巷

輕雲和日間中秋病起聊從山院遊板屋未名猶待我龍

避去然終始絕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擬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園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屬鎮軍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冲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視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弁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與詞一時王若太乙人所贈矣而粉黛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買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東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糾圖弟子也補圖公與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括卷卽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樂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與名利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

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食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恭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繼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汝渭晟志矩廉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塋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塋邑東之西黃浦余送塋河許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汝旦兩人言行殆將民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畧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攷古力學著書奮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樊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尙俟來者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在再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瀛新安人徙于錢塘祖父某父某姓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廓室如懸磬處之憊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他魏美

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為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遇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林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諱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

契勘戊戌三宜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已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遵管思宋之遺民，謝翺、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為最著。方吳皆有室室，翺亦晚娶劉氏，開至貧，書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子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為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歿君仙後尚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即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

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於偽。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鷺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為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黨人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為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係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典少保，陳公為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螳螂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光生為之魁，接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迄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

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大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即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猶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暇沈翥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大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鎮鄒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滿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震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聞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庭放東林出一頭地金諸故相而故相所最懼者爲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潮灰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暇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暇持論不下

此仲暇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稽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鍼妻妾條陳鼓煽豐宏大鍼始

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畱都防亂禍顧子方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鍼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死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阜辟驕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囁大鍼以爲笑衆士英定策大鍼暴起國狗之瘞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蜚蜮錄思一網殺之仲暇下獄死翥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畱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鄴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帽岸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璵吳全昌其婿也孫男四人廕端履慶尹溇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于毫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

幽光而況於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詔草野其
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為弘光黨人之墓侯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答萬李野衣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為掩裳上
際在腰兩旁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為衣襟今
將從之夫子以為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雷一尺一尺之外上於
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
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
上狹頭向下綴於衿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
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
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
分綴于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為鉤邊在此為
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為得矣且衣既對衿
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裳當心者亦自抵牾矣
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為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
辟領五寸綴于衿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衿齊在左者為
外衽在右者為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為得
之不如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鄉士以下但有
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為然而未敢
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

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為
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
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
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
冠者筵西拜受饌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
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裳之處無西房則
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
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
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作當房戶
之東若設於房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禮婦之席在戶
牖間當裳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
則西階與牖相當不得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
背尚不相見而可以為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
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
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
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祖用右胖主人祖用左胖敖
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附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
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
如何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

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
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祔嘗禘于廟者爲新主
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
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既虞之後理重于祖廟門
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
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
此以後小祥大祥禋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
祖亦不及也祔嘗禘于廟者祔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
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于吉祭也三
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祫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于廟
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禩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
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卽宗子之弟宗子
死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
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
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
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
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
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
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

緦總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
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
公孫其于先禍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
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
敢期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
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
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
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推然
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
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
乃自相矛盾歟

謝臯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睇髮集且創爲臯羽年譜注其遊錄讀臯羽集
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
臺勸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遇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
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識即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
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
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鬱決于幽遐無所
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雅勇鬱
全憤激計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
而臯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臯羽身後八十
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

年諸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尙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村已不能辨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帙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華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璋王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撤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華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擴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擴宮已毀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尙相出入而況彭璋之武斷乎西臺勸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下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寶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勸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于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傳治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

然者今野公所著招拾溝渠塙壁之間欲起酸冤落鬼支撐天地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輪菴禪師語錄序

輪菴禪師爲相國文公之從子中翰啓美先生之次子出世則爲靈巖退翁之法嗣歲庚申開法于越之能仁寺冬十月余相見話舊輪菴出其語錄求序余愴然者久之憶余少受知于文肅庚午與文肅同舟自京口至吳門見余場中試卷嗟歎不置遂許以古文名世路有經由登堂信宿壬午余在都門徐忠襄爲司寇客余爰書懇奏時或見及因得與間啓美先生漳海獄事甲辰與孫符齊會僧寮慷慨往事相和而歌鳴鳴繼之以泣也余于輪菴家世之交情如此又憶癸酉三峯開堂于淨慈一時龍象之盛前此未有蜀人劉道貞新得法馮儼公張秀初江道闇邀余定交余與宣城沈眉生蕪湖沈昆錫江右劉孝則李連而住入室講論語周易鑒空新義石破天驚其後三十有二年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潔文孫符鄒文江王雙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軍持下盡是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峯第二碑此後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余于輪菴師友之交情如此今日追數夢幻相國中翰既光芒箕尾孫符墓木亦拱二子負薪丙舍輪菴又出劉道貞問道續緣閱之所載淨慈同時七十二人自余以外存者不能二三其餘皆入點鬼簿中卽天山堂一會化爲異物者且半嗟乎無論世出世間一切不可把

玩此吾夫子所以嘆逝者而波斯匿王所以感恒河水也
余與輪菴適逢患難以野葛爲肴饌輪菴從湯池鐵城中
轉身扶搖而上余皓首麗有叨叨於過去之間感慨係之
無乃爲輪菴之所笑乎

吾悔集卷之二

南雷續文案

男正誼敬

叙陳言揚句服述

何服之學其精爲容圓測圓割圓皆周公商高之遺術六
藝之一也自後學者不講方伎家遂私之溪流逆上古家
書傳錄飾以爲神人授受吾儒一切冒之以理反爲所笑
近世韓花洛作志樂律管空圖不明算法割裂殘補終成
乖謬其言志樂成而九鶴下舞於庭不知律呂未諸何以
能感九鶴也珠失深淵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圖爲矩
度測圓爲八線割圓爲三角吾中土人讓之爲獨絕聞之
爲遠天皆不知二五之爲十者也數百年以來精於其學
者元李冶之測圓海鏡明顧善溪之孤矢算術周雲翰之
神道大編唐荆川之數論不過數人而已海昌陳言揚因
余一言發棄退而述爲句服書空中之數空中之理一一
顯出真心細於髮析秋毫而數虛塵者也不意制舉人中
有此奇特余昔屏窮整雙瀑當惠夜半猿啼俟哺布算簞
簞自數其爲癡絕及至學成屠龍之伎不但無所用且無
可與語者漫不加理今因言揚遂當復完前書盡以相授
言揚引而伸之亦使西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嗚呼此特六
藝中一事先王之道其久而不歸者復何限哉

汪氏三子詩序

休陽汪周士晉賢李青三子皆天下才而愛風雅喜讀書
僑寓桐溪舊溪內之名宿聞其風者多操舟到門結交
而後去顧非今世坊社之氣習比也周士之詩冲融高遠

從開元大曆諸家咽噤澄汰別出機杼晉賢之詩懷古感
今柱復流連其悱惻煩傷之旨情文俱備李青之詩磊落
多英其槎枒排界之致側足焦原而手搏雕虎三子蓋已
駸駸逼古作者宜乎爲人之所貴重耳嗟乎天旆旅奎士
生斯世我肩疊足風流都盡蹕蹕抗塵而行者莫不有儒
悴可憐之色追數百年間嘉隆以下藝林文苑見重于時
布衣稍題聲律便嘯傲王公之上卽如謝榛王穉登所至
傾動草堂之中羔鴈成群徐謂最爲寒乏鎮海一記囊慙
猶數字酬之故一名爲士口不言錢更無米鹽俗事余嘗
言吾輩福分爲前支盡無庸更怨寒苦今讀三子詩遊
山題書種花載書雅集懷人一切蠶塵烟火不入筆端恍
然身在隆平之日也豈前人猶有未盡之福分僅以私俾
三子歟庚申仲冬余謝弔過桐溪三子出其詩求序余明
山之樵人也偶爾行脚遂爲耳目所跡行將掩其聲光還
山弄月三子之才自當爲世所急期翔王路余與三子邂逅
近正未可期庶幾藉此詩口授樵侶潤色枯稿也

題張子遊卷

傳影之家今所稱名手者大畧爲會波臣之弟子如金穀
生王弘卿張玉珂顧雲仍廖君可沈爾調顧宗漢謝文侯
張子遊皆是也非是則無師法卽有肖有不肖究與俗工
不遠戊寅波臣來姚江寫先忠端公像辛巳余至南京寓
營寧寺與波臣之居相近每至薄暮波臣過我寓中邀往
書室余不能酒黃花綠茗雜以果餌出其所蓄書畫古奇
器觀之自後不相聞問庚申邂逅子遊言其師卒于丁亥

年八十四晚年目不能細視爲牛首僧書入十一代祖師
像遂終焉因念辛巳去今四十年耳耆舊凋零海內之藝
死方伎一切不如昔日不特傳影爲然也波臣弟子今亦
寥寥如子遊者寧不可貴重哉

題海昌六老圖

圖中六老余不及見者文白嗣畱耳元佑見之於語漢冠
解果曳長裾及來海昌尙申剪觸之義介皇信宿其家同
遊兩山劍歌會訪之桑林之下而尤契者爲止溪先生老
人之聚香山洛下大抵多名公卿海昌六老名在顯晦之
際則所遇之時爲之也余亦嘗爲九老會於四明山皆樵
夫木客姓名不遍於郡邑其一人潘姓者一百有二歲歲
鋤地五畝種木棉以給衣食餘亦肩隨不遠然余竊以爲
未足往來樊榭石簷之閣行求白公劉綱劉晨阮肇之徒
而與之齒年歲耳其中當虛一位特止溪先生補之不知
肯入會否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舟洲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
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
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
章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
名實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
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孝內則孝經詩詞畧皆上口年十
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葵之子也卓
氏爲孀棲妾族富甲一方肝陌聞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

人轉較鳴。曉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
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請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握算
子。右。徵市。曆。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
內。灑。掃。意。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富。卓。氏。之。盛
焉。人。不。以。林。下。之。風。顧。息。閨。閣。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
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呵。喝
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雅。幼。滿。室。孺。人。搗。定。風。波
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喪。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
患。難。之。餘。富。卓。氏。之。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靡。也
遠。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
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
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從。容。從。客。座
來。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
俱。盡。正。如。長。亭。旅。憊。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歎
歎。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廣。熙。已。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
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
昌。項。頤。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
葬。子。孟。之。墓。將。奕。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
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真。契。千。載。如
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
性。情。高。名。之。家。而。茶。苦。一。生。

雪中簡鄭禹梅

老來生怕是嚴寒。雨雪今年四度看。香枯。嚴雪。埋。噫。以。酒。

書奇味。寫何蘭。二十日。陳令。三。江。九。霸。臨。舟。東。黃。獨。青
爐。生。計。酸。若。使。萱。庭。猶。在。望。應。知。清。淚。滴。欄。杆。

歸途雜憶

出門長自諸歸期。纔到歸期卽望兒。今日更無人倚闥。蕭
蕭唯有白楊知。
負米鋤瓜事已闌。此身雖在亦凋殘。親恩嗚咽來生願。此
語傳家血未乾。
先忠補公臨難之言。

偷生乞食總風塵。母在何能避辱身。一旦于今成夢。可
知多少不如人。

送死養生在一身。流離難得髮如銀。自傷子職無毫盡累
母長憐兒苦辛。

禮俗相參自有程。傷哉貧也不能行。朝昏俱向經營度。終
隔無暇展寸情。

靈隱訪三日

西湖十月景蕭森。共約扁舟到碧岑。七十二人我獨在。人
劉道貞。來西問道。儒黃佛法總難尋。庭前柏樹原無事。門
餘載七十二人。
封江湖。幾苦吟。禪子莫誇今日盛。西風颯颯日陰陰。

大雪野祭

湖邊已斷草鞋痕。何似冰天共出門。雪夜千年同此哭。孤
墳三尺大於崑。諱名自甲還終癸。同祭遺事書湖不繫元
近日傳聞君真告。歌聲變徵咽清樽。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闢張秀初同學道。闢讀書不求甚
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

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有燕遵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辨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于南屏之下余欽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蘭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閣尋謝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隨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辨之不爲壻垣膚瓜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馮閣儒先生詩經時藝序

士之不學由專工於時藝也時藝之不工由專讀於時文

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經史時文號爲最盛固未嘗以之流行坊社間也萬曆丁丑馮君區集籍中名士文槩刻二百餘篇名藝海玄珠至矣未具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此京刻之始也然子辰尙缺三房乙未缺一房至戊戌而十八房始備襄江王房仲閣藝隨錄此還家之始也辛丑遂有數家自是以後時文充塞宇宙經史之學折而盡入於俗學矣然文之美惡一聽其入故每科新貴出其揣摩之具示人以耳苦所在還家從之朱墨量銖黍德測某也名家某也七獲一科之風氣一科人自成之也今也不然新貴刻稿自揣不厭世目則取其所與之人之文而刻之一卷之中不勝其雜也還家所徵名稿一科不能數人行求於蓬落不偶之老生取其火燐墨汚之棄物薰冰之以時貴之名不然則其選於淡必爲他選所誦故一選之中具廣相半也夫所貴乎時文而誦讀之者先資信貨天下從而趨之之爲風氣也今維陳於前者於遇不遇蓋無與焉則今日所謂風氣者還家之風氣非場屋之風氣明矣嗟乎學士撫揣應制之資一變爲驚良維苦之術使舉世盡蹈於詭紿假論之途而不覺時文之弊一至此乎慈谿馮黃臣遇我欲刻其祖問仙先生詩經義求序之余之不閱時文三十餘年矣辭之再三黃臣又以其父淑士書來請夫先生之詩義與震川之易義當時並推震川易義行世已久而先生詩義乃出之五十年之後非復耶爾時文可比余謂黃臣當與先生和陶詩同刻郝楚望制義列於小山草堂集中臥天臺之集亦附制義七首

其例可接也此等刻由一洗刻稿選文之習余亦何妨於序哉

過黃孚先小樓

詩人冷淡作生涯楚楚安排亦自嘉一架小樓無市稅時
甚則來數編殘奏稱山家宮聲起處從仙呂紅日初來照
杏花一曲未終春草綠又攜竹簾探新茶以仙呂爲宮

過諸九徵書舍

三間矮屋避兵來奉母辛勤迹未灰蟹齏筐分瑱碎
尋花捉絮笑嬰孩村中逐鼓喧明月湖上扁舟泊石臺一
都成腸斷地孤兒垂淚費徘徊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沒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
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
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
矣故流俗之論雖罕穴經傳形灰心死至于老耄者苟不
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
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
緣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
涘而不可得總溢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遇吾夫子所
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朗秀率
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
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
欲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
於是親師取友里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

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
於備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俠陋之習
使由是而之焉則且薄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薄之爲事
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女朋間
是其才可惜而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于其
所未就者君自此遠矣君諱士璵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
顯于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尙書工部
侍郎後有嗣者自滄州徙鄆鄆孫用明遷雲龍漢明永樂
間用明之後允肅贊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允肅生寧
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
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
相生遐歟字振宣治產積居與時遂遂至富厚君其仲子
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
外艱需次於家者十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
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受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于
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
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二十七
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自負窮經得貢于天子者固難貢
于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
官直易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爲
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於其間也娶陳氏卽
魯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璠縣學生娶徐中書劄女錫璠太
學生聘胡知縣文書女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
圖賦詩以爲達達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璠錫